

珠宝奇案

〔苏〕弗·契万诺夫 著

胡金英 王子英 译



法律出版社

珠 宝 奇 案

〔苏〕弗·契万诺夫 著
胡金英 王子英 译

法 律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高级服装裁剪师博罗维克家中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和名贵古玩被盗，失主为何漠不关心？被盗现场为何查不出破案线索？不是同伙的犯人为何主动提供重要情报？……这些难解之谜，侦察员索尔达托夫是怎样侦破的？书中不仅对这些问题作了发人深思的描写，而且在跌宕起伏的感人情节中，反映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

珠 宝 奇 案

〔苏〕弗·契万诺夫 著

胡金英 王子英 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29,000字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1,850

ISBN 7-5036-0358-5/I·15

定价2.00元

第一章

索尔达托夫慢慢地走进楼时，已经感到疲惫不堪。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在心中闪现了一下：要是休一个星期的病假，躺下来休息休息，忘掉忙忙碌碌的公务，回味回味刚刚过去的夏天，想想海边……该多好啊！于是他眼前仿佛清楚地浮现出骄阳烘烤下的南方城镇那狭窄的街道，一出篱笆门就伸展开的那恬静的海滨浴场，还有他自己——晒得黑黑的，无忧无虑。他这样胡思乱想着，竟没察觉自己如何登上了五楼，打开了房门……

妻子迎上来，用手抚摸了一下他的面颊。她那温存的爱抚立刻使他恢复了良好的心情。他很想重新走上街头，就象当年有的时候那样，在寂静的晚间市区，同妻子一道走一走，尽情地享受清新的空气、雨水的气息，忘掉一天的全部操劳和不安。

“咱们吃过晚饭，去散散步吧？”他用询问的目光瞧了瞧妻子。

“局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你根据什么这么说？你象我们单位的穆欣，越来越好猜疑！”

“脱了外衣，坐下吃饭吧！你不用耍滑头，一切都在你

那脸上写着哩……”

“是啊，”他笑吟吟地表示承认，“我确实是个无能的侦察员，连自己的老婆都骗不了……你最好到我们单位来工作吧！你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你现在需要的是吃饭和躺倒睡觉！进门时还愁眉苦脸的，一会儿又说去散散步……你别骗人啦！”

“真的没什么不得了的事。”他安慰着妻子。

走廊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安德烈^①吗？”索尔达托夫一下子就听出了区民警局局长加连科那坚毅有力的男低音。“太好了，正赶上你在家。没打扰你睡觉吧？”

“瞧您说的，还不到10点，哪能睡觉呢！您说吧！”他用手捂住电话听筒，小声对妻子说：“是加连科。”

她焦虑不安地看了看丈夫。

“喂，你认识博罗维克吗？”

“是不是一位服装剪裁师？”索尔达托夫马上问道，“我本人不认识他，但听说他是个技术高超的师傅。出什么事啦？”

“他家被盗窃一空。人们刚刚报的案。”

“人们报案？为什么不是他本人？”

“他本人已经两天没回家了，是邻居打来的电话。据说，他家被翻腾得乱七八糟。我已派佩图霍夫带一个侦查小组去了现场。喂，安德烈，你也赶快到那里去吧。你一去，就会可靠一些，令人放心一些。总之，你明白……那就这么定啦？”

^① 索尔达托夫的名字。——译注

“好的。”

“总而言之，你最好从一开始就亲自抓这个案子。正如常言所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你亲 临 现场，以后的工作就会顺手些。”加连科补充说，“有事给我挂电话……清楚了吧？”

放下听筒，索尔达托夫一看手表——9 点半。他随即拨通了区民警局值班员的电话。

“喂，值班员吗？我是索尔达托夫。佩图霍夫出发多久啦？是到建筑大街去了吗？你用什么车把我送去？……除了这桩盗窃案，还有什么情况？”

索尔达托夫听着值班员的回答，同时从听筒里清晰地听出另一个人的声音：值班员的助手正在通过无线电话向各岗哨和巡逻人员介绍一辆被盗汽车的特征。

“都没睡大觉，工作机器还在正常运转。”索尔达托夫暗自笑了。

“出了什么事？”妻子走过来问。

“盗窃案，一桩普通的盗窃案。我想，很快就会回来的。”他一边穿上衣，一边对妻子说，“给我灌壶热茶，路上喝。”

“唯一使你高兴的，就是晚上 9 点钟到家，半小时以后又出发。”她苦笑了一下，到厨房去了。

说来也怪，加连科的电话，他那坚定有力的语气，使索尔达托夫的精神为之一振，似乎不再感觉疲劳。他走到窗前，看见一辆调度车辆的机车停在铁路道口上，远处一排排厂房灯火通明，楼下院子里有两个男人正在牵着狗散步。他们不急不忙，一边溜达，一边交谈着……多有福气的人啊！

刚刚发生的事情，使索尔达托夫心里不安起来。每当本地区的知名人士被盗，他就不得安宁。电话会从四面八方打来，有的提出建议，有的提出质问，尽管他们大都对公安工作并非内行，见解平庸，却总是煞有介事地表示不满，你还不得不一一给以回答。

有些职业，比如物理学家、天文学家、飞行员的工作，外行人不敢妄加评论。而对医生、教师、侦缉人员的工作，谁都可以发表一通议论。

索尔达托夫走出家门，轻轻把门锁上，一边走，一边把湿雨衣扣好，顺着楼梯走下楼来。他习惯地把腰间的手枪往前拽了拽，好象是在把雨衣拉平，这一动作别人不易察觉。就在这时，他仿佛进入了角色，全部心思都集中于一件事——破案。

夜色已晚，淅沥小雨仍在下着。索尔达托夫站在楼门洞遮檐下等候汽车。附近正在施工的高层建筑物在雨雾笼罩之中隐约可见，街道尽头的广场灯火通明。百货商店的橱窗灯光明亮，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阵阵闪烁。这儿离广场不过50米，路灯却显得赖洋洋的，昏暗无光。一辆辆过往汽车，时而用前灯向被雨一淋显得更黑的柏油路面射出一束束光柱。面包店的霓虹灯抽搐般地一闪一灭。“Б”和“У”^①两个绿色字母，好象在捉迷藏，交替着时隐时现。对面楼上的窗户透出柔和的红色、金色或绿色灯光。售菜亭附近，几个年轻人合披着一件雨衣，挤坐在一堆西瓜旁边的空木箱上，轻轻地弹奏着吉他，低声吟唱：当一个将军该多好啊！

① 俄语《面包店》(БУЛОЧНАЯ)一词的前两个字母。——译注

一伙高声谈笑的男人从这儿路过。根据他们戴的大沿帽可以猜出，他们是出租汽车司机。

索尔达托夫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些在夜阑人静的街头巷尾出现的种种细小情景，并把它们蓄存在自己的记忆中。近些天来，工作紧紧地吸引着他，使他除了工作，除了自己的办公室、研究案情和审讯以外，对其它都视而不见。他无暇在马路上停下来观察观察……

从拐角处突然窜出一辆“拉菲科”牌小汽车，嘎地一声，紧靠门洞停住。

“你是在练刹车怎的？”索尔达托夫冲着司机问。

“我练得还凑合。”

“安托内奇，你这样开车，明天我就给你的驾驶证上打两个洞^①：一个是因为逞能，另一个是因为拍马屁。你还想把车开上楼，一直开到我家门口！”

“我一定注意，处长同志。”司机模仿着他的腔调答道，同时不好意思地用手调整了一下反光镜。“去建筑大街吗？”

“你认得路吗？在机器制造厂后边……”

“这对我们司机不成问题，一下子就能找到。”

“拉菲科”沿着白色的马路中线急速驶到广场，转了个弯，钻进一条暗无光亮的街道，然后拐进一个穿堂院。一进院，安托内奇一边不满地嘟哝着，一边减低了车速，因为要绕过一个个垃圾桶和一堆堆碎砖头。

“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这里！区段民警干什么去了？”

^① 苏联交通规则：一次违章，在驾驶证上打一个洞，三次取消驾驶资格。——译注

要是我管这一段呀……”安托内奇开车的动作表现了一个职业司机的自信心，“早就用推土机推走了。一扫而光！怎么可以把院子搞得这么脏乱！”

汽车又穿过一个邻近的院落，便来到了建筑大街。

“不太好。”安托内奇自我表白说，“拐得早了点。可是从另一方面讲，这样就增添了知识！知识这东西，不是轻易可得的。有的经验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获得这种经验，搭上几条命都不够用。”索尔达托夫提醒说。

安托内奇令人不解地哼了一声。

大约行驶半公里，他们发现，在一排新居民楼前聚集着许多人。

“好象是这里，处长同志。只是楼号怎么也看不清。楼号该写一米大小才好，看来太节约了，写得这么小。”

“到了，到了，安托内奇，是这儿。”索尔达托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你看，对我们象欢迎贵宾一样，只差乐队了。”他一边下车，一边惴惴不安地说。“我去了。你晚一会儿到这里来接我吧。”他回过头来又交待说。

索尔达托夫想从侧旁悄然走近人群，以便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这种旁听，有时有助于迅速发现有力的见证人，为预审核实某些往往不够充分的情况和细节。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你正面向群众进行正式调查时，有些人胆小怕事，不敢说话；另一些人则捕风捉影，信口开河，以显示自己知道的多，比别人重要。还有一种人，他们为了散布一种有利于自己的说法，故意歪曲事件真相……但索尔达托夫没能悄然接近人群。

他发觉，人们已经发现了他，并且正在注视着他穿过马路。

他竖起雨衣领子，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着，手在口袋里弄得一串钥匙哗啦作响。人们站在路灯照射下的光圈之内。这个光亮的圆圈，在又湿又黑的柏油马路上犹如出现在漆黑秋夜中的一个静谧的小岛。

“你们好！”索尔达托夫的嘶哑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洪亮。

“欢迎光临！”一个面容消瘦、满头浓密蓬松黑发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嘻皮笑脸地说。但即刻间，他似乎感到了自己的粗俗无礼，说完后便不好意思地躲到了别人身后，不过，趁机向一个帽子扣在脑门上的男人耳语了一下。那人一回头，索尔达托夫马上认出了他：夏天他曾因轻微流氓行为被拘留过。此人现在显得脸有些浮肿。他谄媚地向索尔达托夫微微举帽致意，然后却又把帽子胡乱往后脑勺一推。

“您好，首长同志！”一个浓装艳抹、体态发胖、戴着一副天蓝色大耳环的黄发女人朝索尔达托夫缓缓走来。“您注意到没有，”她用下巴示意旁边的一伙男人说，“他们从上午就喝得醉醺醺的了。”

“你说啥，说啥？”一个留长发的男青年吵嚷起来，但并无恶意。

“怎么着！瞧你那副样子！头发长到了肩上，见识可没见长！”黄发女人口齿利落地立即反讥，习惯地双手叉腰，表示寸步不让。

“哎，您干吗冲着他来了呢？”索尔达托夫微微一笑，“现在的时髦就是这样子嘛！300年前彼得大帝时代，剪掉

长发和刮掉胡子的人是被讥笑的。今天，他不甘落后于现代时髦嘛！”

“那就让他去赶时髦吧。”黄发女人表示同意，“不过，请您说说，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些小偷和流氓搅得人们不得安宁！大白天也不敢出门，怕家被偷光！而到晚上，更可怕！你们民警怎么不管呢？”

“其实啊，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一个打扮得年轻入时的男人打断了她的话，“给您创造了一切条件：您不必去电影院排队买票，也不用打开电视机，您坐在家里就可以把各种侦探故事看个够。您会惊讶得叫出声来！”

“别再胡诌啦，阿尔卡季·米哈依洛维奇！恰恰是您这位马上就要领养老金的人，才会坐在窗户边上看热闹。我可是有工作的人，是搞生产的！”黄发女人斩钉截铁地说。

“在食品店卖肠子——也算搞生产！”那个男人哈哈一笑。

黄发女人回过头来对索尔达托夫说：

“幸亏今天我没去菜市场——向邻居借了几个土豆。不然的话，我家也许被偷光了。”

群众对民警机关的这般指责，使索尔达托夫心中不悦，何况这种指责并非实事求是，而是如此不分青红皂白。不过，他想，好在他们对案件反应相当强烈，这就是说，他们将会提供某些线索。不管怎样，总会找到人了解情况。如果他们知道些什么，将会说出来，不会避而不谈……

一个身材不高的中年男人来到索尔达托夫身边：

“现在的民警人员为什么总坐着汽车东奔西跑？过去，我和一位区段民警很熟，一出点什么事，大家就去找他谈，

也知道他在哪儿……如果发生什么案件，人们敢于提供可疑线索，因为他成年累月在我们中间……”

“怎么，你想揭发可疑线索？”留长发的小伙子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让咱们也听听！”

“有时我是有这种愿望，”中年男人不慌不忙地答道，“那您呢？”他会心地微微一笑。

“我有另一种愿望，”小伙子慢吞吞地含含糊糊、意味深长地说，“老爷子，我怎么也得对你谈谈。”

“这倒很有意思。”中年男人逼视着长发青年，微微一笑。

“那好。老爷子，我一定满足您的好奇心……咱们说定了啊！”说完，小伙子躲到旁边去了。

索尔达托夫一直观察着这个年轻人。“过去我没见过他。”他暗自肯定了这一点。

“老爷子，你可别小题大作啊！”长发青年改用友好的语气大声喊了一声，“民警局本来就什么小事都抓住不放。他们把这叫作‘预防犯罪’。为了这次偷东西的事，明天就会一个个地传讯小伙子们：‘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其实，这事跟我毫不相干。”

索尔达托夫向这个小伙子招了招手，示意让他过来。

“你干吗象个公鸡似地爱斗架？莫非是心里有鬼？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已经盯上我啦？”

“想认识认识。”

“他叫阿夫杰耶夫。”黄发女人指点给索尔达托夫说，“这还保什么密，这里的每条狗都认识他。”

“请您说说，”索尔达托夫转而问戴耳环的黄发女人，“为什么您断定这一家是早晨被盗的？”

“这话从何说起呢？我什么也没有断定！”她显得不知所措。“难道我说过是早晨偷的？”她回过头来看着大家，好象是在请求为她作证。

“您说，幸亏没去菜市场，……不然的话，您家也会……”

“那当然，可能连我家也偷了！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偷！小偷盯着所有人。谁在家，谁不在家，他们一清二楚。”

“您别听她那一套！”一个戴着旧帽子、胖乎乎的男人凑到了索尔达托夫身边，他浑身散发着烟味和酒气。“她现在发财了，所有小偷都往她家里跑。看来应该搜搜她那里。”说完，他哈哈大笑。“她是个让人折寿的害人精。”这个男人温和地笑着说。“她要借给你一个卢布，你先别高兴。等你鞋底磨破，钱也拿不到手。”

“你少喝点酒，身体也就好一些啦！”黄发女人毫不迟疑地回敬道。

“你们瞧，她也需要我身体健壮！”

“滚蛋，醉鬼！”黄发女人猛地推了他一把。

“哎哟哟！”他自讨没趣，动作笨拙地围着黄发女人转悠起来。“什么时候可以，请说一声……我已清醒过来了，不醉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他自己感到心满意足，随即笑了起来。

第二章

索尔达托夫走进了一个门洞。这栋楼和其它的预制板楼房一样，狭窄的楼梯，小块方砖铺砌的楼道，每户门前铺着一块胶皮垫子。楼上某处传来开门声，但听不见下楼梯的脚步声，似乎有人站在楼道上窃听楼下的动静。

索尔达托夫走上了四楼，只见博罗维克家门前的邮箱塞满了报纸。他想起加连科说过，这家的主人已两天没有回家。他推开包着褐色人造革的屋门走了进去。脚下的深红色、金色条纹地毯异常松软，富有弹性。他立即看出来，这个家庭阔绰、整洁、舒适。明光锃亮的镶木地板所散发出的蜡香气味，更使这套房间具有一种高雅格调，令人赏心悦目。厨房里粉红色的大型伞状吊灯撒下柔和的灯光。装有玻璃的一个房门大开着。索尔达托夫看见刑警队队长佩图霍夫正坐在靠茶几的低式安乐椅里跟两个男人谈话。一看见索尔达托夫，佩图霍夫就停止了谈话，快步走了过来。

“你在跟知情人谈话吗？”

“不仅是知情人，其中一个失主的朋友。”佩图霍夫轻轻地用下巴颏示意是那个穿灰色上衣的男人。“咱们到厨房里谈。”他一边走着，一边往小本子上作了些记号。

“案情严重吗？”他们一进厨房，索尔达托夫就问了一句。

“据我看，是的！盗贼把各处都翻遍了：大衣柜、书厨，连床垫子都翻了个儿。好象是要寻找什么东西……”

“偷走了什么东西？”

“还很难说。检查时没发现贵重物品和现金，也没发现录音机、半导体收音机之类的时髦玩意儿。而短羊皮袄、麂皮夹克以及各种衣料倒是都还在。玻璃器皿也没有拿走，但全部砸得粉碎。整个床上都撒满了玻璃碴儿。”

“有意思！这说明作案时间很充裕……他们是怎么钻进屋来的呢？”

“我们正在查。今天幸好技术鉴定员穆罗姆采夫跟我们侦查组一起来了。象往常一样，他工作很细心。等会儿他就会告诉我们鉴定结果。不过，初步查明……窗户和通往凉台的门都完整无损，只是大门上的第一道锁旁边发现一点撬压痕迹；第二道锁好象是用仿配的钥匙打开的。”佩图霍夫小心翼翼地而又语气肯定地说。“除此以外，没有发现任何别的痕迹，也没发现作案工具。总之，干得干净利索。”

“线索不多。”索尔达托夫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不必泄气。不留痕迹——这本身就是痕迹。”

索尔达托夫在绿色塑料面凳子上坐下来，点上一支香烟，抬头打量起这间厨房：全套的炊具，带有一幅波罗的海海滨风景画的挂历，一摞看来是不久前刚从洗衣店取回的熨得平平整整的床上用品，柜子玻璃里面贴着照片……

“是个相当讲究的家庭！”佩图霍夫说。

“是啊，”索尔达托夫表示赞同这一看法，“是挺讲究……先不管检查结果如何，你从那俩人那儿了解到什么情况没有？”他皱起眉头看了佩图霍夫一眼。

“我不喜欢失主的那个朋友。他吞吞吐吐，越说越糊涂……对问题他有时回答，有时支吾其词，有时则罗里罗嗦，不知所云。”

“是啊，是一桩耐人寻味的盗窃案——作案痕迹很少，精制玻璃器皿被砸得粉碎，又遇上失主这位狡猾的朋友。”索尔达托夫走到水池旁，打开水龙头把烟头冲灭。“应该和这个人好好谈谈。”

他们回到客厅里。在光滑如镜的樱桃红组合柜表面和玻璃上，在餐具橱里的瓷器上，都有一些不大的白色斑点——涂过固定剂的痕迹。这就是说，穆罗姆采夫已检查过这里。

“你好！”索尔达托夫向技术鉴定员打了个招呼。

“你好！”穆罗姆采夫心不在焉地答道。

“有什么让人高兴的，或者让人扫兴的消息吗？也许有什么建议？”

穆罗姆采夫抬起头，透过眼镜看了看索尔达托夫，好似与他不曾相识。困惑心情使这位技术鉴定员感到难受。

“喂，来来，有什么情况都搬出来吧！”索尔达托夫鼓励道。

穆罗姆采夫沮丧地把小刷子扔到了公文包上。

“没有指纹痕迹。好象牛舌头舔过一样……到处都是些小道道。”

“没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找到一点，还拍下来了……”穆罗姆采夫扭头瞅了一眼见证人，低声说道。“但这些痕迹是在没有什么值得案犯动心的地方取到的，比如糖罐、台灯、椅子边缘……”穆罗姆采夫把眼镜往前额上一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口气比较肯

定地补充说：

“这些痕迹好象不是案犯留下的……”

“就是说，连一线光明也没有？”索尔达托夫瞧了瞧穆罗姆采夫的眼睛，轻轻地按了按他的肩膀说：“你 就 好 这 样！别着急嘛，再努一把力试试。你自己也清楚，这是一桩不同寻常的盗窃案。”

穆罗姆采夫耸了耸肩，回头看了看佩图霍夫，似乎是在求援，随后便拾起了小刷子。

“警犬员请来了吗？”索尔达托夫问佩图霍夫。

“已经来了半小时。警犬出色地嗅到了痕迹。”

“发现了什么痕迹？”

“他还没回来，也没来电话。”佩图霍夫指了指茶几上的红色电话机。

“被盗物品的特征弄清了吗？”

“还没来得及。”他回答道。“无人可了解！失主还没露面，他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家人口多吗？有妻子、孩子、岳母吗？”

佩图霍夫默不作声。

“啊，你在这个问题上卡壳了！佩图霍夫，物品的特征 是 需 要 的，要有物品的特征！应当知道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现在就去了解！”佩图霍夫说。

索尔达托夫在这套房间里又巡视了一遍。室内陈设，淡蓝色瓷砖浴池，半圆形乳白色玻璃壁灯，古色古香的落地灯——这一切都说明这家主人的高雅情趣和相当丰厚的收入。

来到大房间里，索尔达托夫止住脚步，仔细察看了一阵